

清三代朝演義



上海校經山房書局發行

清代三百年豔史

吳興費隻園編輯
杭州許月旦評點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堦襲統領智換雌雄

上回說到楊勤勇次子奉召入覲。咸豐問他家中尚有何人所爲何事。楊便回奏道：臣係武生，臣嫡母龍氏尚在年七十八歲，嫡兄遺姪一尙未及歲，庶弟二皆務農自給。咸豐道：汝父乃一寒至此，耶汝母夙有智略，何不令爾等出山，世爵應俟爾姪承襲。爾姑赴江南大營交會國藩，差遣爾母當傳諭地方。官頒賜粟帛銀兩。楊便碰頭謝恩，出京到會營來了。楊勤勇這個次子名叫國泰，是勤勇二夫人余氏所出。余氏本龍氏侍婢，勤勇生平最敬服的是龍夫人。龍夫人係是華陽縣籍，廣東佛山同知廷泰的女兒。楊勤勇在甯陝總兵任上，纔娶這位龍夫人。夫人果決明幹，勤勇都奉爲謀主。余氏亦善於因應。連夫人也贊他機警。勤勇新婚三日，知道終南匪熾，帶兵卽行，直到次年升署固原提督，還不曾來帶家眷。這時夫人懷妊將蓐，總說彌月後再行就道。誰知甯陝鎮兵停餉兩月，鎮將不善駕馭，各軍漸漸有了叛志。這些官紳眷屬來勸夫人逃難。夫人期期不可，不到幾時，居然戕營官掠富戶，只有總鎮舊署未損一草一木。官紳眷屬至此，靠著夫人希圖苟免。夫人叫余氏妥爲招待。這班未叛的部下說夫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墀襲統領智換雌雄

二

人。勿。死。我。輩。受。恩。深。重。誓。禦。外。賊。以。衛。夫。人。便。是。不。敵。死。了。主。將。也。見。我。輩。的。良。心。了。那。班。已。叛。的。部。下。亦。說。夫。人。勿。驚。我。輩。受。恩。深。重。情。急。纔。叛。不。與。夫。人。相。干。恐。怕。有。外。寇。來。驚。動。夫。人。主。將。知。道。怎。樣。表。明。我。輩。的。良。心。呢。夫。人。料。定。這。班。叛。兵。並。非。通。同。敎。匪。要。與。國。家。爲。難。趁。叛。衆。求。見。的。時。候。啓。門。出。堂。只。隨。著。一。個。余。氏。叛。首。數。十。人。血。臂。淋。瀝。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道。那。個。戕。官。殺。人。的。應。該。抵。命。與。汝。等。毫。無。關。係。只。要。擒。首。逆。絕。妄。念。主。將。申。奏。朝。廷。還。有。一。條。生。路。呢。叛。首。道。我。等。都。是。誓。同。生。死。的。這。卻。不。能。違。夫。人。命。我。等。已。經。整。備。與。馬。了。夫。人。方。要。答。話。後。面。官。紳。眷。屬。只。聽。見。一。片。哭。聲。說。道。夫。人。早。行。我。輩。夕。死。矣。夫。人。叫。余。氏。進。去。安。慰。卻。問。衆。叛。首。道。官。紳。眷。屬。俱。是。我。的。故。舊。必。須。隨。我。同。行。爾。等。弗。許。傷。損。便。把。各。眷。結。束。停。當。同。了。余。氏。先。走。自。己。乘。輿。押。在。後。面。叛。首。還。要。發。號。傳。隊。夫。人。力。阻。不。准。各。叛。首。送。到。澗。溝。夫。人。叫。他。回。去。夫。人。先。到。石。泉。住。了。六。天。及。至。興。安。產。了。一。子。幸。虧。興。安。知。府。龍。燮。堂。是。夫。人。從。兄。一。切。調。理。自。然。安。穩。這。過。旬。日。外。面。報。稱。楊。侯。派。部。將。蒲。大。芳。前。來。迎。接。夫。人。龍。燮。堂。恐。怕。夫。人。車。馬。勞。頓。堅。請。緩。行。余。氏。密。啟。夫。人。也。爲。著。大。芳。叛。首。又。沒。有。主。人。手。諭。防。得。其。中。有。詐。夫。人。道。你。真。默。了。大。芳。果。欲。害。我。何。必。等。到。今。日。大。芳。是。得。衆。心。的。主。人。是。得。大。芳。心。的。主。人。遣。他。接。我。主。人。必。有。一。番。作。用。他。况。帶。著。軍。隊。我。若。押。住。他。走。或。者。不。至。變。動。否。則。他。說。我。疑。他。

了。便不在興安動手沿途怕不要騷擾嗎。你保護各眷跟著舅爺暫住。我只一人去罷。熒堂知道妹子心決只好聽他去了。偏是連日雨雪交作。夫人畧不畏縮。大芳無計可使。借著同行王奉在漢陰廳大閨夫人訊知曲直。將大芳棍責四十。械繫隨行。大芳見夫人這樣威嚴。這樣公正。也就俯首聽命了。部衆代他求宥。請夫人弗告主將。夫人也允許他的。所以夫人見了勤勇並不提起大芳。到是各將放心不下。派部屬來探望勤勇。談起夫人途責大芳情形。勤勇入問夫人。夫人道。大芳料我不行。我居然冒雪行了大芳一計。不成再試二計。不過彼此相鬪。我何必這樣重。究若那時我不責他。我不械他。他反側的心肯死嗎。途中有這樣安靖嗎。後來求我不言。他有畏心了。他真正降服了。我何必多事呢。況且你知道了不治他的罪。你便廢法。你知道了竟治他的罪。我便失信。我若見不到底。我也不敢動了你。傳諭各將放心罷。到是余氏帶著各眷在興安趕快去叫他回來纔好。勤勇拱手道。好計。好計。佩服。佩服。勤勇招撫叛將叛兵。仍歸本鎮。將大概奏了上去。廷議說他馭兵不嚴。削職遣戍。夫人道。卒伍爲逆。鎮帥無罪。國家沒有這等法律。國家方倚重主人。這出戍也不久的。我自回到故鄉去整理整理。余氏跟了主人出關。罷勤勇從此收了余氏生了三子。後來勤勇賜環拜將封侯。都是余氏代理內政。夫人在松桃原籍。小營別墅。茅亭竹屋。瀟灑出塵。每遇明月清風。輒以彈琴自遣。晴窗早起。還畫著了十本。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壻襲統領智換雌雄

四

蘭花一角朱鈴鐺著游龍小篆勤勇從湖南提督歸去總說半生戎馬博得個封妻蔭子那皇上黜陟的不測主帥喜怒的不測部曲叛服的不測真是危險得很交代子孫從事耕讀不必再幹這刀鋒上的功績他長子雖則襲爵也不曾做得一官半職次子學點弓馬補了武生從未晉省鄉試夫人尤其恬澹只要家門團聚那桑麻雞犬盡是一片生機還弄什麼武器呢此番被地方官催逼不過叫國泰出來應詔國泰到得會營給予五品翎頂暫充哨官這時江蘇浙江都是匪窟李鴻章拔署江蘇巡撫帶著程學啟戈登由無錫夾攻蘇州悍賊邵雲官願爲內應聯絡八王投降鴻章得了蘇州派李鶴章劉銘傳等進攻常州一路那程學啟早從平湖乍浦海鹽澈浦直抵嘉興劉秉璋潘鼎新李朝斌四面駐紮接應浙江蔣益澧軍隊浙江巡撫左宗棠自從衢州下來先命蔣益澧取道諸暨打通臨浦義橋渡錢塘江直逼杭州一面洋將德克碑取道寧波打開上虞進薄紹興分屯蕭山同蔣軍會合李左先後奏捷哨官楊國泰分隸左軍麾下已保到花翎游擊剛從義橋開船將渡錢江統領陳必勝忽然飛稟大營請假宗棠察閱來稟大加驚異便傳幕僚商議那幕僚揭開稟帖看道

確勇巴圖魯記名提督統領勝字軍沐恩陳必勝謹稟欽差大帥麾下竊必勝一弱女子耳往年大軍由湘入陝道出荊子關軍中雇募長夫藉供輸運沐恩父親年逾四十縣役逼令應卯其時

母親病危臥榻。家無次丁。全恃父親耕田負薪供給家食。一旦隨軍西去。生還何日。殊難預料。沐恩年僅十五。默念亡來。木蘭代父。似可仿行。不得已。潛易男裝。隸名夫役。嗣因沐恩碩大多力。拔升步兵。幸建微勞。幸歷帥保升今職。復蒙大帥委任統領。沐恩轉戰十載。自問以責任爲重。未敢留情。欲不意上年與書記朱玉相識。遂至有身。現在分婉伊邇。萬難再廁行陣。至誤戎機。惟有叩請大帥據實奏聞。或許注銷職官。將功贖罪。固感大德。否則荷戈絕塞。亦不敢辭。惟此事全係沐恩自取其咎。與書記朱玉無涉。合併附陳。不勝屏營之至。

幕僚道。這件事頗涉欺罔。不便措詞。卽是奏出去。朝廷也要見罪的。不知這朱玉有能耐沒有。若是還充得過。便叫朱玉頂了陳必勝的名。罷宗棠亦以爲然。檄傳朱玉來營問話。朱玉一個營記。如何配見欽差。陳必勝有點膽寒。陪了朱玉同走。朱玉雖則是窮途末路。勉強傭書。他卻面目絕妍。有玉樹亭亭的丰致。近來得侍統領。豐衣足食。脫盡酸寒。見了宗棠。照例唱名叩首。宗棠問他顛末。他道。文童朱玉。是安徽婺源縣人。幼年應試數次。未曾入學。纔從軍充當書記。去年隨度關隴。輾轉入浙。改隸統領陳必勝部下。荷蒙陳統領倚重。凡遇重要函件。都由書記發稿。這晚統領召書記夜飲。並留同宿。書記以關係軍紀。不敢膺允。統領拔刀相向。書記膽怯。祇能勉從。不意解屢登牀。統領竟是女體。相處一載。有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壻襲統領智換雌雄

六

孕數月。統領以腹大難掩。又不便輕易墮胎。書記囑其據實稟聞。靜候處分。那稟稿還是書記擬的。宗棠道。你文學還過得去。你會騎射嗎。朱玉道。書記跟著統領操練久了。宗棠叫他試騎試射。都能合格。連打靶還瞄準不差呢。宗棠不好自己發表。暗叫幕僚通知陳必勝。准由朱玉頂那官職。只因病撤了。統領慢慢再替朱玉設法。陳必勝自然易弁而釵。等待分娩了。朱玉不知是什麼運氣。從書記擢到提督。妻也有了。子也有了。偏是良心不知足。嫌這女統領色黑面癯。另外納了兩妾。宗棠著實擡舉他。復浙復閩。又換了清字勇號。賞了騎都尉世職。征回的時候。依舊還他勝字營統領。朱玉志得意滿。把從前得官的緣由。全不記得了。要想復姓歸宗。女統領聽了。大不答應。同朱玉反目。幾次問他。怎樣從征。怎樣得保。怎樣殺賊。怎樣帶兵。只要對付得出。不但你不姓陳。也得便是我不姓陳。也得。況且我們同伍的弟兄。提鎮副參游一概都有。他們還認得我。還認得你。只怕你改了姓。朱這勝字營都帶不住了。朱玉道。我不希罕這武官情願。再求大帥。從文童開保。州縣府道並不難的。你再出來當統領罷。兩面鬧得厲害。宗棠總說。朱玉不該私自納妾。以至愈弄愈糟。先將朱玉委署普洱鎮總兵。叫他迅速赴任。更遣幕僚去見女統領。勸他收拾細軟輜重。暫回甘肅本籍成家教子。不必與朱玉爲難了。女統領遵了欽差的命。在蘭州買所大廈。將一身本領傳授長子。後來也點到二等侍衛。那朱玉鎮守普洱。雖然

夷漢悅服。畢竟爲著。強娶民女。被人告發。連欽差都無法庇護。照例革去勇號。世職以都司在軍前効力。朱玉曾有感事詩道。

蟻蟲得失苦相爭。又出重關第一程。張祿幾曾猜姓氏。灌嬰何事急功名。十年舊夢談投筆。兩字虛聲盜請纓。沿路亂山應笑我。劍花薔落馬蹄輕。

記曾決策換雌雄。贏得天顏一笑中。龍舞大旗酣落日。鯨翻列艦馭長風。煙硝雨彈沙塲外。屹烏蠻花瀚海東。我爲紅顏應灑淚。胭脂是否者般紅。

朱玉跟著欽差。總算在肅清案內。開復原官原銜。他也無意宦游了。幾個姬妾。陪他在普洱住著。同女統領罕通問。還是他長子點了侍衛。到普洱去尋著父親。兩面都不肯遷就。兩面終不曾晤見。這般巧姻緣。變做惡姻緣了。那朱玉在左營襲職的時候。卻是撤去了統領。派他在文案上學習。與這班幕僚分庭抗禮。朱玉已出意料。到得浙江。十復八九。那保案都帶著一筆自然。不次陞賞了。宗棠定了浙江。李鴻章又定了江蘇。只賸得江寧一城。偏是捻匪回匪。鴟張日甚。僧郡王竭力的抵禦。也不過東平西竄。並沒有肅清的希望。那匪首任住張總愚。何等厲害。便是回會杜文秀也連陷二十餘城。直犯省會。僧郡王以外。又特簡欽差大臣勝保。由豫入皖。由皖趨陝。勝保專信皖人苗沛霖。這沛霖卻結怨壽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墀襲統領智換雌雄

八

州巨紳孫家泰仗著團練的勢力將家泰一門老幼良賤概行屠戮並放火盡燬房屋竟捏稱家泰通匪家泰受了這個慘劫勝保並不會加罪沛霖還將沛霖保到布政使銜四川北道沛霖靠著勝保漸漸無所不爲勝保卻解了潁州的圍格外驕橫無比沛霖還打聽家泰有一遺姬寄身別墅攬撥勝保劫納爲妾未識勝保能否從他正是

人說破巢完卵少

世知借刃殺人多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寫楊夫人免身是極危險寫陳統領夫人亦有身極危險蓋楊夫人固在難中而陳統領又懼欽差一怒也本之楊子襲爵陳子亦點侍衛二子俱不凡所以於免身時格外鄭重

楊夫人果決明幹對叛首一番話是一層對大芳四十棍又是一層大芳途聞不告楊侯非私也正其果決處楊侯遣戍知必不久非驕也正其明決處而彈琴畫蘭家居自適又當得澹泊二字不僅楊侯服之想讀者亦都服之

前回女將皆女裝也此回女將直男裝矣然一區區步兵保總兵官統領而不免爲情欲所誤雖曰英雄豈忘兒女哉朱玉不諒納妾所以觸忌復姓尤爲觸忌女統領之棄夫教子誠不夫爲忤

爽人物。彼朱玉烏足語此。

朱玉遇陳奇遇也。朱玉遇左亦奇遇也。頂名之計。幕僚創之。左公成之。遇已奇矣。及學文案。得保舉。署總鎮。無不奇者。卽罪而降。降而復。左公部下能有幾人哉。不過因其文學尙是。騎射可用耳。名臣處處爲國。並非有私於朱。朱陳之好。竟至不終惜哉。

第五十一回

費恭人義陳清白書

趙小姐情貽紅綠佩

上回說到苗沛霖攬撥勝保。逼納孫家泰遺姬。這遺姬是河南費氏。父親係拳師出身。豫魯湘鄂一路。薄薄有點聲名。費氏家傳武勇。十九歲歸到孫家。他卻疏服練裙。不爭華麗。孫家原有小小別墅。雜蒔花木。分布亭池。費氏酷愛清閒。便在此間居住。所以苗沛霖在孫家殺得翻天覆地。倒費氏却不曾波及。自顧年輕貌美。在這亂世裏面。恐怕受人欺侮。後來爲著有點膂力。到也子身郊外。視死如歸。沛霖起初報了家泰的仇。鷄犬不留。何等爽快。偏有人告訴他別墅裏有這費氏。他如今已受勝保節制。不便再陷故轍。所以迎合勝保的心理。勸他遣人往劫勝保。雖則是侍郎放了欽差。天性是個好色的。聽得沛霖稱贊費氏。知道他人亡家破。獨處焚焚。他若俯首曲從。不失那後房寵愛。倘要左推右讓。只消三

五個戈什已經簇擁他來了。勝保計畫已定，便暗遣僕從往告費氏，叫他輕輿深夜悄悄入營。那費氏不待人來，早經有了消息，暗想沛霖如此凶狠，荼毒全家，還不肯將我放過，我到有死所了。若勝保來意和善，也不犯著得罪他，如其強劫硬奪，我與勝保拚個你死我活，也算把孫氏洩一口氣。自朝至暮，倚劍而待。果然勝僕到了別墅，進見費氏，說明欽差傳諭相請，叫他晚閒到營相見，替他孫家復讎雪恨。費氏道：「我有一書託你回復欽差，勝僕逡巡不走。」費氏道：「欽差看了書，自有話說。你且去罷。」勝僕回到營中，將書呈上。勝保展開一望，淋漓悲壯，卻是一片血書，寫道：

苗賊之於孫氏一眦睚怨耳。殺人放火，萬目睽睽，國有常刑，似無待未亡人陳請也。佯來相告，謂欲爲孫氏滌冤。孫氏僅賸未亡人，敢不九頓以謝。惟念公庭對簿，須在白日青天，昏夜乞憐，竊所不取。大營何地？費氏何人心？卽無他如輿論，何況大帥左右豈少姬侍？何欲辱未亡人清白？耶苗賊萬惡，墮未亡人之節，卽以損大帥之名。請三思之，果不能免未亡人當挾刃至前，則伏屍二人，流血五步，未亡人尙有此力也。大帥慎旃，毋爲苗賊笑。此上大帥蘂下未亡人費氏瀝血書。

勝保看罷，又可憐，又可駭，說道：「算了罷。」便將書遞把沛霖。沛霖道：「大帥不要墮他的計，他又軟又硬，多可惡呢。」勝保道：「那裏沒有美婦人？希罕他什麼？」費氏知道勝保已經歇手，這苗賊總想沒法擺佈，明槍

易躲。暗箭難防。將別墅私下售去。做了盤費。進京尋那樊臣翰林去了。樊臣本來慨想家難。看見費氏來依。還帶著一個嗣子。替他延師課讀。也中過順天舉人。考取中書。游升侍讀。費氏還請了四品封典。大衆便稱他費恭人。到得樊臣入閣。費恭人已是七十多歲了。侍讀另立一支。算是家泰的嫡脈。沛霖在壽州已尋不著費氏。只索罷休。這時正值曾國荃攻破安慶。賊將陳玉成到鳳陽。逕投沛霖。沛霖縛獻勝保。勝保殺了玉成。將其婦納入後房。回報沛霖道。陳婦比費氏強多了。陳婦雖是楊花水性。卻知道玉成的死都是沛霖主持。靠著勝保寵愛時候。說沛霖怎樣跋扈。怎樣負恩。勝保自然相信。所以勝保入陝。不曾帶得沛霖。勝保有了這個陳婦。還要沿路獵土妓。擄捻女。醜聲四播。那各省督撫紛紛的飛章參奏了。勝保總不服氣。說什麼先皇帝曾獎臣以忠勇。性成赤心報國。又說什麼古語有云。閫以外將軍治之。非朝廷所能遙制。廷臣本嫌他驕蹇。經不得河南巡撫嚴樹森一疏。說回捻是癰疥的疾。粵寇是支體的患。惟勝保爲腹心大患。觀其平日奏章。不臣的心以可概見。至其冒功侵餉。漁色害民。猶其餘事等語。朝廷更加震怒。河南陝西兩巡撫密奏勝保擅用朱筆札文。謬稱欽差大臣。視前大將軍同。與督撫例用札請查辦。陝西駐防副都統高福密奏勝保不受商議。擅杖大員。請查辦。幫辦陝西軍務副都統德楞額密奏勝保無罪妄劾。遽降參領。請查辦。朝廷還怕勝保中變。暗叫多隆阿實旨赴

第五十一回

魯恭人義陳清白書

趙小姐情貽紅綠佩

一二

陝代勝爲欽差大臣。這却是變臣翰林的运动。想乘此機會打倒勝保。沛霖可一網盡絕。誰知沛霖卻同勝保相隔多隆阿。到得陝西。先在灞橋以南築營數十。然後來叫勝保接旨。勝保跪聽宣畢。多便問道。勝保遵旨否。勝對道。遵旨。多令取出關防。交從弁捧著。卽行逐一查抄。勝保再三哀懇。纔允他入駝行李。隨身只贖了老僕三人。圍夫二人。勝保倉猝就道。用鐵索纏繞輿槓。剛剛渡過黃河。德楞額截其侍妾。說是陳玉成賊婦。不得隨行。苗沛霖想路劫勝保。又被德楞額監住。沛霖便在皖北復叛。宋景詩又渡河大掠一總罪孽。盡在勝保身上。勝保奉著嚴旨。交刑部詳訊。勝保那裏肯服。承審大員周祖培一千人覆奏上去。定了賜帛的罪名。那苗沛霖雖則投了秀全。封了秦王。不久也被撲滅。孫氏的一門血案。算是從此結束。勝保瀕死的時候。卻是刑部尙書趙光。監刑。趙光號叫荅舫。籍隸雲南昆明。他從刑部主事。直到尙書。於案卷最爲精覈。勝保臨刑呼冤。求趙轉奏。趙說舉意難回。竟將勝保絞死了。大衆都說趙尙書嚴於執法。不肯徇情。其實六蓼不祀。臯陶早有先例。所以趙尙書也只有三女。長次兩個都是早嫁。早配了長女嫁的是桐城光稷甫侍御。當時有這趙光之女光趙氏的絕對。在趙尙書也並不算十分刻酷。不過刑官肅殺。把這三十餘萬的宦囊一概歸了。第三女掌管趙尙書鍾愛幼女。苟於擇婿。三小姐也忒才忒貌。不肯輕下錢臺。趙尙書臨終託孤。將三小姐交與萬藕舫相國。相國同尙

書同年同官自然一口承諾不料三小姐却提出三種條件第一是要元配第二是要少年翰林第三是要家世聞名海內的相國無可報命未免一再蹉跎這三小姐已經三十餘歲又去催著相國相國尋了一個儀徵門生姓胡名隆洵卻是寒儒聯捷點了吏部主事家中並無妻室年齡亦復相仿相國便對三小姐道這胡主事是儀徵大族他不過家境寒素乾嘉時代科甲是不少呢難得又係元配又係少年只有主事比不過翰林論品級還是主事較大分在吏部裏一樣好掛珠的你的三件已過其半你將就些能天下那有如意郎君你再不願我從此也不能越俎了三小姐無可奈何將胡主事贅在家裏胡主事原是斷齋畫粥的人遇著這樣香溫玉軟紙醉金迷不特自己如在九霄便是同官同年也都羨慕他妬忌他三小姐本來看不起酸丁又不是玉堂金馬出來益發供他魚肉胡主事寄人籬下敢不低頭況且三小姐趾高氣揚使人不可逼視成婚未久三小姐檢出兩種佩件說是泰山彌留的紀念叫胡主事鄭重收拾胡主事接來一看一塊是紅的一塊是綠的約莫手掌大小紅的象是桃紅碧瓊綠的象是水玻璃翠胡主事也不曉得來歷居然不去身早被這班羨慕的妬忌的看見說這是趙尚書遺物如今轉到他身上去了不在家裏藏著還到同年同官前來擺架子誰不知道你是趙尚書女婿呢明日調侃他一番看他敢不敢再佩胡主事料不到有人暗算果然仍佩了入署只

第五十一回

費恭人義陳清白書

趙小姐情貽紅綠佩

一四

見一個藍頂的司員對著半跪請安。大人一向好胡主事。陡然一驚趕忙回禮。說我是主事胡隆洵。怕認錯了。那司員忽昂其首道。我適見紅綠雙佩。以爲趙大人未死。那知竟是你呢。署中一唱百和。哄堂大笑。胡主事面紅耳赤。不置一辭。悄悄的解了下來。藏在衣袋裏了。自此到署不復再佩。三小姐問他什麼緣故。他說同年同官叫他趙大人。三小姐道。這又不是頂子。要分顏色的。什麼趙大人不趙大人。你們當部曹的。畢竟眼孔小。器量小。若是翰林什麼南書房。吓上書房。吓每日同王公大臣做淘。那有工夫來管這一兩塊佩呢。胡主事聽這三小姐左也是抱怨。右也是交謫。有時同萬相國談談。萬相國總勸他不要同婦人女子一般學識。趙尙書門生故舊多。這些窮翰林。你也世嫂。他也世妹。叫家眷常來探望。暗中都要借貸一點。偶然有一兩個放了試差。放了學差。三小姐又要到丈夫面前。噤哩咕嚕。好容易胡主事已到補缺。一體考差。三小姐纔有點興頭。替他布置考具。整頓考食。胡主事一詩一賦。寫作都極斟酌。出場回寓。先將詩片送把萬相國。那詩題是

賦得膏環 得金字五言八韻

餅餌飴餚外如膏。味可尋轉成環似玉壓。扁釧爲金鼎。染香斟雉箱。銜夢報禽雨。滋三尺潤虹繞。一規深膩訝輪敷。澤輕隨佩協音借。來前席箸譜入大刀吟。雅韻傾杯勺。新芬溢釜鬻茶經。兼食

萬相國次日派了閱卷。擬好等第。進呈欽定。這考差是不發榜的。試差放舉。偏沒有胡主事的希望。萬相國叫他靜候學差。三小姐已等得急如星火。却好胡主事升了員外郎。算是小小的喜信。這日各省學差的上諭下來。安徽學政著胡隆洵去。三小姐得到這信。興兒兒去見萬相國。說道門生的僥倖得差一半。是皇上的恩典。一半還是老師的栽培。總要的老師訓誨。訓誨胡隆洵聽了三小姐的話。也去謝過萬相國。自有同年同官替他集分子。開會館。餞行的餞行。薦僕的薦僕。因為安徽纔得克復。須要從旱道出京。沿途怕有什麼匪。同三小姐約定。明年春間接眷到任。這晚三小姐備了別筵。殷勤勸酒。對著丈夫道。從前紀念的紅綠兩佩。此去你好帶在身上了。我父親放過十餘任試差。學差這兩塊佩。總是挂著一直官。至尙書。你如今發軔伊始。但願你傳受父親的衣鉢。他們嘲笑你趙大人你居然做到胡大人了。難為你。能殼掙氣。這一席話。弄得胡隆洵又快活。又感激。次日馬龍車水滔滔的出了崇文門。從安徽一路進發。那安徽雖是一座小小省城。他卻被秀全部下蹂躪得。不堪言狀。從前多隆阿。圍攻廬州。李續宜。派援潁州。鮑超。出擊甯國。張運蘭。趨勦徽州。也算得四面包裹。絕無破綻。不道敗的。敗殉的。殉單靠著曾國荃。將安慶收回。曾欽差。創鉅痛深。幸得國荃有此大捷。暫駐在安慶。調度國

第五十一回

費恭人義陳清白書

趙小姐情貽紅綠佩

一六

荃另外圍攻南京去了。曾欽差已拜兩江總督的朝命。只是南京尚爲賊踞。姑且暫住安慶。胡隆洵本是欽差後輩。痛瘡僕馬。好容易到了安徽。這時朝廷右武左文。一個員外郎的學政。並不十分注重。曾欽差究竟是翰林出身。不肯蹈那武營積習。胡部郎雖則非由翰苑。究竟是當今專使。所有供張敷設。俱令照例施行。後來談到交情。知道是趙尚書東牀與曾欽差亦屬舊侶。曾欽差雅意保護。胡學政算考過幾府。正在省城停頓。趙三小姐早已由京赴皖了。曾欽差是官至總督。那夫人同少夫人。還不改湘鄉舊俗。這是三小姐從學署裏傳出來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夫人沒一個不敬畏他的。正是

手挽鹿車懷舊事

眉齊鴻案播清徽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苗沛霖一叛再叛。誰成之。勝保成之也。勝保何以成之。因不究屠孫之案而成之也。勝保不但

究孫家泰之死。反欲奪費恭人之節。勝亦苗類耳。其殞於國法宜哉。

沈夫人一片血書可以保城。費恭人一片血書可以保身。其慷慨處如漁洋三絕。其悲壯處如唾壺一擊。措事明見幾早。那不令人欽佩。

趙三小姐一味驕矜。實一味勢利。然有才有貌。門第高貴。財富何患沒有佳偶。偏是心中橫亘著